

第一辑



美术论集

# 美 术 论 集

(第一辑)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1982·北京

# 美术论集

## 第一辑

出版者：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印刷者：北京顺义燕华营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1982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8027·8098 印数：1-16,000

定价：0.88元

## 目 录

- 回忆齐白石先生 ..... 王森然(1)  
催醒大地的心曲  
    ——晁楣版画艺术断想 ..... 孙美兰(29)  
试论六朝画家关于艺术美的思想 ..... 王宏建(53)  
唐代雕塑家辑略 ..... 王靖宪(70)  
试论宋代画院兴隆的原因 ..... 令狐彪(88)  
关于赵孟頫的艺术和评价问题 ..... 刘龙庭(107)  
追本溯源 去故就新  
    ——试论王履的绘画思想 ..... 薛永年(130)  
发展中的素描 ..... 晓山(146)  
论卡拉瓦乔 ..... 李春(164)  
古旧字画鉴别法 ..... 李智超(195)  
补白五则  
编后寄语 ..... 编者(242)

# ART REVIEW

No.1

## CONTENS

Reminiscences of Qi Baishi.....	Wang Senran
Graphic Arts by Chao Mei.....	Sun Meilan
Six Dynasties Painters' Concept on Beauty in Art .....	Wang Hongjian
Notes on Few Sculptors of the Tang Dynasty .....	Wang Jingxian
Rise of Song Court Academy of Painting .....	Linghu Biao
On Painting by Zhao Mengfu.....	Liu Longting
Innovation and Invention — Notes on Wang Lu's Concept on Painting.....	Xue Yongnia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rt of Drawing.....	Xiao Shan
On Caravaggio's Art.....	Li Chun
On Connoisseurship of Ancient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Li Zhichao
The Fillers ( 5 )	
Postscript.....	Editor

# 回忆齐白石先生

王森然

**编者按：**这篇回忆是王森然先生在一九五九年写的，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与读者见面。作者与齐白石生前交谊甚厚，文章中所追述的内容都是根据他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情，对研究齐白石很有参考价值。本刊征得作者本人同意，现将原文在此发表。读者在阅读时，尤其专业研究工作者在引用此文时，要注意是一九五九年写的，对时间的推算应以当时为限。特此说明。

在我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对民族文化卓有贡献的齐白石先生，是驰誉国内外大名鼎鼎的绘画艺术大师。

我自一九二五年直至齐先生逝世之前，在三十多年的交往接触中，有机会见到他大量的绘画、印章、书法、诗作。齐先生耿直的作风、谦虚的为人、严谨的治学精神、高尚的思想情操和他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曾做过对齐先生的生平与创作的研究工作，撰写过关于齐白石先生的介绍和齐白石作品的评论，二、三十年代发表在晨报副刊，大公报艺术周刊和实报半月刊上，后又在《中国评论》上分上、中、下陆续发表了《齐白石评传》。初稿请齐老审阅时，齐老给我的回信说：“森然先生清鉴：承赐鄙人之小传，其中多过誉



(图1) 齐白石先生晚年生活照

之辞。昨有友人胡适携之去，代为先行一读，有过之不及之事，必告余。过目时，有觉愧之语，自不客气，必删去。即当原稿奉还。……”齐先生之如此率真，如此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使我非常感动。

为了表示对齐白石先生的无限怀念，我写了这篇拉杂的回忆文章，并向美术界提供一些研究齐白石的参考资料。

—

一九二五年“五卅”罢课以后，我因遭到绥远军阀蒋红玉的通缉，被迫从绥远五族学院回到北京，住在后门里嵩祝寺一个很小的“宴宾公寓”里。除在民国大学、中国大学担任课程外，兼任“世界日报”、“晨报”、“实报”及天津“大公报”、“新民艺报”等报刊的编辑。我因要写一篇有关吴昌硕和陈师曾的文章，访问了齐白石先生。

这一年正是陈师曾先生逝世的第二周年，齐白石先生六十三岁，大病初愈。当时谈话的情形记不清楚了，只是谈到陈师曾和他的诗，他拿出几页信笺来说：“这是他（指陈师曾）给我的诗，你看看吧！”我看过后，抄在日记本上：

### 题齐濒生画册

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  
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出乱云。  
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  
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似非所闻。  
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  
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 潜庵喜齐濒翁至有诗索和因步原韵

小隐依南郭，萧然耽寺居；  
有时随法喜，得他吾心初。  
不时来佳客，小烹尝晚蔬；  
一凉花带雨，解榻愿非虚。

### 题濒翁画四种

人世可怜虫，濒翁体物工；  
栖栖草间活，昂首听秋风。（草虫）  
  
蛱梦化春烟，庄生骨已仙；  
灯蛾莫相效，终夜不成妍。（蛾）  
  
衣薄五铢丝，弹冠富贵迟；  
无人求墨本，劳尔抱空枝。（蝉）  
  
酿蜜为谁甜，辛劳踏花片；

莫作曹蝇弹，亦非饭能变。（蜂）

以后我即离开了北京，到济南山东第一师范教书去了。事隔三十多年，印象已模糊，只有当时从报纸上剪下来的一段文字，在日记本上贴着：

“……当代名家，宜首推吴昌硕老缶，齐璜白石，朽道人陈师曾诸先生。……画之道，所谓宇宙在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吴昌硕寿逾八旬，齐白石年过花甲，均健壮如青年，非天以寿二公也，实乃辛勤劳动，得锻炼之道尔。……京都好画者，颇不乏人，竞有年未而立，画鸣一时，虽无他长，颇能善偷古人，白石翁谓长安市上卖柑者，或不能终此欺人矣。（文章发表在一个晚报上，署名王松涛。）

十年后我又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实报半月刊第五期“人物志”上，署名“黑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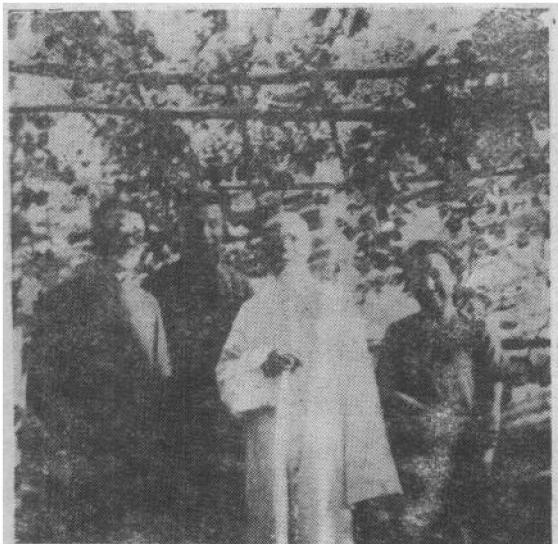
“你如果走到北平西城北沟沿一带的时候，那真是十足地表现着“无风三尺土”的特色。整天不断地轰隆走着载重的火车，尘埃蔽天，假如我们一过几道街巷，保准眼针毛儿上都得落一层似乎带上霜雪的朦胧着灰土，鼻孔儿里不大功夫即添上两块黑泥。尤其是跨车胡同里，这种凸凹不平的狭窄的路径，使你连呼吸都得停止住。就在这条南巷口的路西第一个大门里，住着一位年高七十五岁的老木匠，就是大名鼎鼎的齐白石先生。不知怎的他却单单地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来住着，还十二分的表示着喜爱！他刻了一块茶碗大的图章，曰：“故乡无此好天恩”。

这座大门，是门虽设而常锁，如不是先从门缝里递进名片去，那无论如何是不开门的。大门洞的北墙上，挂着一块嵌着玻璃的镜框，里边写着：“白石老人，心病复发，停止见客，若关作画刻印，请到南纸店接办。”进了院落，东屋三间是客厅，一条红漆的长约七、八尺的大画案，四把像中山公园茶座上摆着的藤椅。一张方桌上，放着一张装裱好了的镜心，用一座镜台装置竖立着：“特赏侍讲衔翰林院检讨礼学馆

顾问官王闿运撰并书齐璜祖母马孺人墓志铭”。南墙上悬挂着一张王湘绮的遗像。下面靠着一面大镜子，装着齐先生放大了的像片。周围还有几块镜子，排列在大镜子的旁边，一块上写着：“与外人翻译者，恕不酬谢，求诸君莫介绍，吾亦苦难报答也。璜揖。”另一块上写着：“心病复发，断难见客，乞谅之，若关索画及刻印由函纸铺接办可也。齐璜揖白。”还有一块上写：“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庚申秋七月直白。”旁有卖画及篆刻规例一纸，亦装在镜子里，写着：“余年七十有余矣。苦思休息而未能，因有恶触，心病大作，画刻日不暇给，病倦交加。故将润格增加，自必扣门人少，人若我弃，得其静养，庶保天年，是为大幸矣。白求及短减润金赊欠退换交换诸君，从此谅之，不必见面，恐触病急。余不求人介绍，有必欲介绍者，勿望酬谢。用绵料之‘料半’，‘生宣纸’，他纸板厚不画。山水，人物，工细草虫，写意虫鸟，皆不画。指名图绘，久已拒绝。花卉条幅：二尺十元，三尺十五元，四尺二十元，(以上一尺宽)，五尺三十元，六尺四十五元，八尺七十二元，(以上整纸对开)。中堂幅加倍，横幅不画。册页：八寸内每页六元，一尺内八元。扇面：宽二尺者十元，一尺五寸内八元，小者不画。如有先已写字者，画笔之墨水透污字迹，不赔偿。凡画不题跋，题上款加十元。刻印：每字四元，名印与号印，一白一朱，余印不刻。朱文，字以三分四分大为度，字小不刻，字大著加。一石刻一字者不刻。金属、玉属、牙属不刻。石侧刻题跋及年月，每十字加四元。刻上款加十元。石有裂纹，动刀破裂不赔偿。随润加二。无论何人，润金先收。”

他的客厅的西边，有一个小院，小院是用葡萄架搭成的，葡萄架上，除去葡萄以外，还长了几棵丝瓜蔓，那年结了三十多条丝瓜，葡萄也有三百多挂，这若是一幅画面，真可以这样题两句：“满架玑珠无处卖，狂抛杂掷乱藤中”了。葡萄架下，养着一缸金鱼。

葡萄架的北边，有一座小门，正对着他的正房，这就是他的画室，也是他的卧室。齐先生每天六点钟起床，吃完早点，即令“姨太”(即宝珠)磨墨，姨妈(即阿姨)磨石头，他即戴上眼镜开始工作，一直到十二点钟。吃过午饭，睡两小时的午觉。假如不到美术专科学校去上课，



(图2) 在葡萄架下的合影

(左一)王森然 (左二)吴迪生  
(左三)齐白石 (左四)梁白波

遇到高兴的  
时候，方才  
接见他喜欢  
见的朋友。

那一年  
的春天，叶  
浅予、梁白  
波从上海来  
到北京，在  
一个天朗气  
清，风和日  
暖的下午，  
约好了吴迪  
生，我们四  
人一同去访  
齐先生。当  
我们一进那

条巷子尘土蔽天，令人不快；到了大门又看到那些启事牌子，他们说：“这位鼎鼎大名的画家，就是这样难以接近啊！”及至见面，齐先生那春风般的和气，使人就如从严冬酷寒的天气里，得到了济淑舒和的柔光。我尝想起那一天的境况来：先生有四皓三高之雅，具枕流漱石外怀，存买山避地之意，蓄鸥闲鹤静之情。志之相知，则高卧北窗，畅谈秋水；志之相左，则闭门不纳，无一面缘。其情贞磊落，铁面冰心，规模器局，伟大极矣。从那日杯琴毕之，不足尽兴，继以画蝦画蟹，画松鹰，画山水，画工细之草虫，画豪放之人物；兴犹未尽，又继之以谈诗和诗，撰联写对，刻印评文，述少年之情怀，感老年之悲壮，平生快事，尽于此日也。当时在齐先生的葡萄架下，由叶浅予为我们拍照二张，（见图2）以作纪念。

人人都说齐先生有架子，可我见他待人总是和和气气的，并没有

架子，不过不喜好应酬罢了。他虽说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他的心灵，还像小孩子一样，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亲朋的往来，都是洁白的诚实，不勾心斗角。他的家务，无论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安排处理，买几块引火的劈柴，都是他自己讲价过秤。他说话的声音很高，不知道他的习惯的人，总以为他是发脾气。他不喜欢照像，有一次介绍郑景康到他家去拍照，一下照了十二张，还放大了一张三尺半的。（那时郑景康住在西四丁字街西安门路南小楼上，齐先生送他一张大虾米。）周维善去给齐先生画一张像，他也送了一张人物——“东方朔偷桃”。过了几天，在他的客厅里又写了一个牌子，意思是说双方不合算，以后再有人照像画像一概不应酬。

齐先生穿的衣服很肥大，他的五岁的女孩，常到他的腿部衫下去捉迷藏。夏天他是常常光着胳膊，系着很厚很宽的腰带，光着脚丫。他的大女孩今年五十一岁了，和大儿子、三儿子都住在长沙，四儿子、五儿子都是在西山慈幼院读书。还有七岁、五岁、三岁的三个小女孩。他的太太宝珠，人很慈祥，时常有病，但是齐先生却一时一刻不能离开她。无论宴会出席，听戏，看展览会，哪一次都是在一起的。画画的时候，她磨墨，她拉纸，凡是得意的作品，都叫她藏在衣箱的底下。齐先生出了三本画册，两本诗集，五、六种印谱，定的价目都很贵，但卖得都很快。

齐先生对我很好，经常留我在家吃饭。好茶，好菜，好点心，葡萄架上结的葡萄，总给我留一些尝尝。齐先生还请我吃过西单的黔阳馆。给我画过不少的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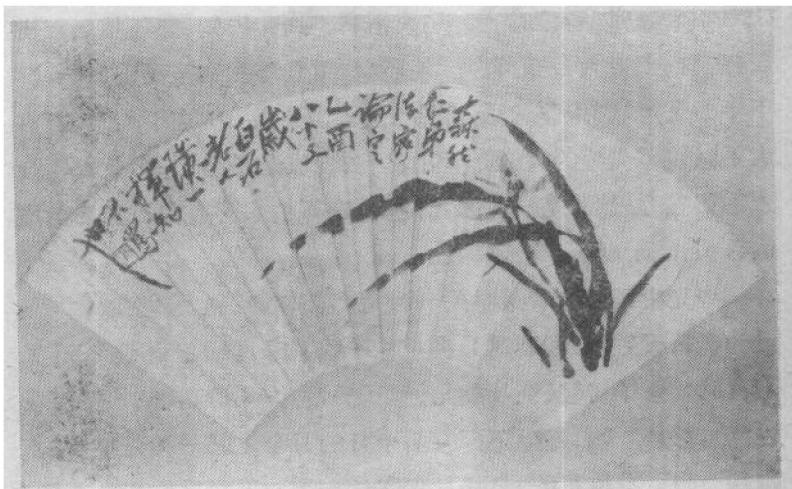
我还陆续写了几篇评传和事略，齐先生都剪下来保存着，作为将来作传和编年谱的资料，我无存稿。

## 二

一九三四年，我和齐先生谈起当时他画的笺谱和月份牌，这些虽属小品，都非常精制，诗趣盎然，令人百看不厌。记得在荣宝斋印过一批，系松针（长年多子）莲蓬，梅花（冷艳寒香），石榴

(石榴结子怨西风),豆角(老年人恐声皆厌闻故篱豆下不画蟋蟀),菊花(曾见雪箇以水晶杯著墨芙蓉余画以红菊),矮瓜(菜根同味),丝瓜,牵牛花(梅畹华家牵牛花碗大,人谓外人种也。余画此最小者。),葡萄(老馋亲口教琵琶,朱雪箇题蒲萄句,余不得解,二十年犹未忘),荔枝(南门河上雨丝丝,纤手教侬剥荔枝。南门河在钦州。),玉兰(太史不生无所用,空劳枝上利如刀。)等幅。清秘阁印过一批,系大石榴,秋海棠,梅花(千红万紫要春恩),秋虫(年年依样秋声),葡萄,双鹤等幅。还有螳螂稻子,蜻蜓荷叶,蚂蚱芦叶,蝉与贝叶,天牛荠花,蝴蝶兰花……等幅。伦池斋制过一批,倩双鱼而寄远,青蛙蝌蚪,蚕(蚕桑苦,女工难,得新叶旧后必寒。),红蜻蜓点水(欵欵而来)……等幅。

惟有一批用硃水涂纸而后用酸水笔画者,自用信笺,实属难得。他随便挥洒,不拘体裁,不拘形式,虚实疏密不一,参差大小千变万化,几莫能测。齐先生的这种画,不但没有颜色,也没有浓淡,只是在纸上分出灰与白,或黄与白。有时他用飞墨法,无轮廓,也无皴法,气韵沉郁,令人有鬼斧神工的感觉。但亦只可偶一为之,他不多作。这种自画自用的信笺,一生中不过数十张,除非给最知己的朋友写信,偶然才用。他给良迟数张,已装裱成册,蕴椟而藏。给我十二幅,叫我给他写信,我始终舍不得用,至今存之。有兰花(黄白),牡丹(题富贵有根,黄白),桐叶(黄白),壁虎(黄白),藤萝(灰白),葡萄(黄白),东风(黄白),豆角白菜根(黄白),寒鸟(黄白),玉米(灰白),菊花(灰白),葫芦(灰白)。其中以“东风”、“菜根”、“寒鸟”三幅为最得意。“东风”一幅,是写风和冰解的春天,生气勃勃济淑舒畅的气象,淡淡几笔,疏叶青葱,象征着芳草有情,万物昭苏,齐先生的立意大概是严冬就快过去,春天已经到来,不远的将来就要“千绿争媚万红娇”了。“菜根”一幅,他画了两条很长的豆角,粗粗的一块白菜



(图3) 齐白石给作者画的扇面

根，俗称“白菜疙瘩”。这东西煮，软而甘；醃，脆而香。古人所谓“知此味咬其根”，又谓“黄金为菜，白玉为蔬”即指此也。“田家风味，愿了三生”足见好吃，可惜一般人不认识蔬根的价值，都白白地糟蹋了。齐先生在这幅画上题了“吾岂无”三个字，真是有趣得很。齐先生本是农家出身，农民用劳动换来的收获，是珍惜的，所以齐先生懂得其中美味，大嚼先尝。他题上这三个字，说明的正是这个意思，这种豆角菘根我“有的是”，很得意洋洋的说：我还没有这些东西吗？意义深远，风趣无穷。“寒鸟”一幅，是在沦陷时期画的，仅仅的一笔枯枝，上边一只鸟，仰首上视，尾巴下垂着。他题上“寒鸟，精神尚未寒。”虽然我们是久居在沦陷的北平，吃的是混合面，在铁蹄之下，处处有着危险，但我们的不死，我们的精神不死，是相信胜利，有信心，有民族气魄的。齐白石先生的心绪意境就是这样用诗与画来寄托的。

这个时期，他有“画不卖与官家窃恐不祥”的告白，又写过“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

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庚辰正月八十老人白石拜白。”他还有“重登陶然亭望西山”词，其下半阙是“城廓未非鹤语，菰蒲无际烟浮，西山犹在不须愁，自有太平时候。”先生的大意是青山犹在，国家是不会亡的，敌人不会永远猖狂，虽然我是一只寒鸟，精神尚不怕寒。齐白石先生爱国的心情，溢于纸上，令人神往。

齐先生画月份牌最早的一种是芍药蜜蜂，题“富贵家风”（惠风和畅），天竺（红到春风），枇杷粽子（端午时候），藕和柿子（又是秋风），栗子螃蟹（红叶如此蟹正肥），竹笋和蘑菇（风味胜梅花香色），都是立幅，每幅下面有两个月的月令。又一种是横幅的，每月一张。有梅花（一笑牡丹称富贵，那知无福见梅花），芍药，水仙，荔枝（名园无二），杏花（抢指先人十八代，至今还住杏花村。），茶花（岁寒时节此花亦梅花之友），紫藤，葡萄，雁来红，桂花（秋香），蜡烛老鼠（蜡烛光明如白昼，不愁见人岂为偷。）解放以后出版了牡丹，草虫，荔枝，螳螂蘑菇，蔷薇，荷花，蜻蜓莲花，牵牛，蚂蚱，秋菊，丝瓜蝈蝈，这些月份牌小品，颜色鲜艳，富有乡土感情，耐人寻味。所以全国各地争出齐先生作品的月份牌，有大有小，有多有少，大都是搜集齐先生作品拼凑出版的，不是买稿特制。

我曾要求齐先生画十二属相，每年可以作月份牌（即现在的挂历）的封面。齐先生回答：“龙非实物，一生未画，不敢落笔。”

### 三

齐先生说在三十四岁的时候，才开始学刻印。他和黎松菴、黎鲸菴等一同研究治印，兴趣非常浓厚。说着从西边大柜厨里的石印中，检出一块青果大小，橄榄形，全面浮雕着两柄荷叶，一朵半开的莲花，还有两个长颈水禽，整个的形象好像一顶戏台上

皂隶所戴的毡帽的石章。刻的是“金石癖”三个字。(见图4)他说:“这是我刻的第一颗印,刻的很不好,可是保存几十年了,你留着作纪念吧!”我至今仍保存着。

我在日记本上找到了一段根据齐先生自述整理的回忆:齐先生影摹过“丁黄印谱”,那一年(一八九九年、己亥、年三十七岁)拜访了王湘绮,适王家来一客人,刻印极有名,齐先生慕其名持石请教,客人若无视。过数日,齐先生视之,石依然置案上。心甚惭,用其石自刻“湘绮楼印”四字,送湘绮。即黎戬斋曾钤入所编东池社刊次期印辑。纯摹仿丁龙泓法。客大异之,以为不世之才。

根据黎戬斋记白石翁有云:“家大人自蜀检寄西冷六家中之丁龙泓、黄小松两派印影与翁摹之,翁刀法因素娴操运,特别矫健,非寻常人所能企及。……”齐先生在黎鲸庵家见赵之谦(㧑叔)的“二金蝶堂印谱”,大喜,当即借去用硃钩存,其精不异原本。至今尚存,可见其摹习之勤。

一九一〇年齐先生有“与谭三兄弟刊收藏印记”,自道其经过:“黎铁安代无畏兄弟索篆刻于余,十有馀印,丁拔贡者以为刀法太烂,谭子遂磨去之。是时余正摹龙泓,秋庵与丁同宗匠,未知谁是非也。黎鲸公亦师丁黄,刀法秀雅,余始师之,终未能到;然鲸公未尝相诽薄,盖深知余之纯任自然,不敢妄作高古。令人知鲸公者亦稀,正以不落汉人窠臼耳。庚戌冬,余来长沙,谭子皆能刻印,想入赵㧑叔之室矣。复喜余篆刻……”齐先生刻印,是从丁黄正轨脱出。初主精密,后私淑赵㧑叔,尤有奇



(图4)  
齐白石生平第一次  
刻的石章:《金石癖》

气。晚则轶乎规矩之外，这是他的创格。所以齐先生的晚年篆刻，尤为可贵。最初樊增祥（樊樊山）为书润资：“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磨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者，每字十金。”数十年来，索刻印者门庭若市，常有从数千里外寄石求刻者。他在“自跋印章”里说过：“予之刻印，少时即刻意古篆法，然后即追求刻字之解义，不为‘摹、作、削’三字所害，虚掷精神。人赞誉，一笑；人骂骂，一笑。”

一九三三年，齐先生有“癸酉秋自记印草”：“予戊辰（一九二八年）出印书后，所刻之印为外人购去，印拓二百。此二百印，自无制书权矣。庚午、辛未（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二年所刻印，每印仅存六份，成书六册，计十本。壬申、癸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世变至极，旧京侨民皆南窜。予虽不移，窃恐市乱，有剥啄扣吾门者，不识其声，闭门拒之。故刻石甚少；只成书四本，计十册。以上皆七十衰翁以硃泥亲手拓存。四年精力，人生几何，饿殍长安，不易斗米。如能带去，各检一册，置于手侧，胜入人陵，珠宝满棺。是吾子孙，毋背斯嘱。癸酉秋八月齐璜白石山翁自记，时居城西鬼门关外。

齐先生刻印，有独到的成就，正是傅抱石先生所说：“篆刻在老人的艺术中，也占着不可忽视的位置。老人在这方面的卓越成就，半个世纪以来，不只广泛地影响了国内的篆刻家、收藏家和无数的爱好者，还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不少的篆刻家。”他又说：“据我的偏见，老人的天才，魄力，在篆刻上所发挥的实在不亚于绘画。”因为刻印是一种构图艺术，在一方或圆的石头上，将横直圆斜等单线构成的书法，铺排成极为美观的形象，加以雕刻，从形象上表现出粗壮或飘逸，豪放或纤巧的不同风格来，使观众得到美感。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有这种重要的实用美术的传统。齐白石先生博取了诸家之长，掌握了篆刻艺术的传统规律，不拘